

生活其实比戏剧更丰富

当代舞艺术强调个人的“自由意识”，强调身体的“只有境界”。侯莹作为当今舞蹈世界中一位非常有内在感受和悟性的舞蹈家，常常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放大无序、放大此时此刻。当后现代主义为身体运动创造了空间，只有最纯粹的空间才能完全摆脱语言及意义体系的限制，显示艺术本身的生命和延伸性。

■文 | 冷梅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 吴迪

人生本无意外——诸多事件似乎没有头绪，没有目的，没有表达，没有结果，充满纠结又没有理由。无数偶遇与机遇，无数可能与变数，呼吸与喘息交替。体会着无法捕捉的记忆，感受着从未改变的时间。艺术家侯莹带着最新作品《意外》来沪，透过这部作品她和观众探讨的是人进入时间的意外，以及人在时间中的种种挣扎与出离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，侯莹的名字是和沈伟联系在一起的。2002年，侯莹加入纽约Shen Wei Dance Arts舞团（沈伟舞蹈团），成为该团的灵魂人物。她曾三度登上《纽约时报》，2004年被《纽约时报》评为年度最卓越舞者。2008年，侯莹同沈伟回国编创奥运会开幕八分钟“画卷”。2011年，她把艺术创作重心移至北京，将视野舞蹈剧场更名为“侯莹舞蹈剧场”，并担任艺术总监。

侯莹的舞蹈注重以肢体语言探索人类内在的心灵和灵魂精神，被媒体誉为“舞蹈界的卡夫卡”。然而，她对精神世界的解构，常常让人觉得残酷真实，却并没有舞蹈本身的优美。侯莹不喜欢太美的东西。最早学民族舞时，她认为自己跳舞最大的障碍就是太美了，改跳现代舞以后，一直试图把“美”丢掉，呈现百分百的自己。在创作时，侯莹有意识地不想象任何画面，也不让音乐成为作品的限制，也就是说，肢体不会跟着音乐的情绪和结构运动，而是试图用肢体打破对音乐的一般运用。

无疑，《意外》让侯莹重新审视自己，感受当下。这些感悟也许是即兴的表达，却有灵光闪现的种种意外。于是，演员多了许多即兴舞蹈的部分。她说，如果在允许的状态下，演出中所有的呈现都不是在一个固有的设定里，包括这个工厂车间改成的艺术馆，顶棚其中一个窗户盖着的布随着风忽闪忽闪，把一米阳光带进了舞台，这个刹那间的意外却让演出有了一个特别不同的舞台意象。像舞台上的绳子，起先要喷成黑色，但是那天油漆不够了，就变得斑驳了，很不均匀。这一点被侯莹发现了，立刻喊停，说这样就好。“因为我喜欢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创作，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了。”

当下的“意外”

Q=生活周刊 A=侯莹

Q:您想借《意外》这部作品，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？

A: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不同的旅程，机缘不同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每次就是一次重新出发，新的尝试。这个作品是在没有更多准备，也可以说是没有很明确的目的下进行的。我希望这次不要什么结构，希望这部作品和观众像是做游戏。但是到后面，你会不自觉加入一些自己的感受，一些你潜意识里的东西。为什么把作品叫做《意外》？因为不管我怎么想，我的创造力是有限的，但是我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要求自己有一些东西让我觉得意外。如果没有突破和对自我的要求，就没有办法前行。这可能是在创作中的一点小的特质。你要问我这部作品要表达什么，我自己也是慢慢到今天才有了一点点的领悟。作为一个编导，我没有做太多刻意的东西，只想表达一点自己的真实感受。

Q:您的舞台呈现其实是很排斥做美的表达，这是为什么？

A:我觉得这属于个人审美，我不排斥美，我喜欢芭蕾，我也是跳中国舞出身的，我知道那是什么。但是那种艺术表达方式还远远不够，我要的艺术表达不是美的那一方面。可能它有其他的方面，是我需要表达的部分。这是属于我的审美取向和表达方式。现代舞应该不简单地讨论美的问题，它是跟人有关系，讨论人的内心、状态、讨论生活，我们对此的解读，我们的认知和思考，包括对世界的认知、对人的认知，对人性的探讨。现代舞在这样一个界面上去表达，就不是单纯美的讨论了。

每一个当下都有意外的产生，你没办法确定每一个时刻究竟会发生什么。生命就是在这种意外和非意外之间徘徊。

Q:《意外》想要表达的是当下人的状态吗？

A:这个作品就是现在我慢慢地对于周遭的一种感觉。我在捕捉这些真实性的时候，首先需要排除设定任何前提，设定目标、设定主题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感受。我想它是一种潜意识，有些东西触碰到我，让我把生活状态、社会当下的压力、浮躁社会里人的想法表现出来。这让我意识到，艺术家如果你想观察生活、观察社会、了解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社会，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环境，你一定是和这个时代同步的，一定是当下的。■

